

琉璃厂
杂记



琉璃廠雜記

周肇祥 著

宋惕冰

赵珩 整理

海波


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House
北京聯合出版

琉 杂

璃

记 厂



● 上 ●

周肇祥 著

宋惕冰

赵珩 整理

海波


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序

琉璃厂是北京一条古老的文化街。自清代乾隆年间修《四库全书》，全国文人聚集北京，这里开始兴盛起来，仅书籍店铺就达三十余家。当时，李文藻在所著《琉璃厂书肆记》中说：“桥居厂中间，北与窑相对。桥以东街狭，多参以卖眼镜、烟筒、日用杂物者。桥以西街阔，书肆外，惟古董店及卖法帖、裱字画、雕印章、包写书票、刻版、镌碑耳。”这种情况，到清朝末年还无大变更。

一九一七年，在桥东新辟海王村公园。此处公园实际是一座宽敞的大院，园中东、西、南三面为书籍、古玩、字画、照像、琴室；北面为楼房，清末曾由端方设为博物馆。海王村公园成立后，这座楼房改为工商业改进会陈列所。

琉璃厂的古玩业，主要是出售金石、旧瓷、名人书画。清戴璐《藤阴杂记》记程晋芳移居，以诗寄袁枚，有“势家歇马评珍玩，冷客摊钱问故书”之句，袁枚笑曰：“此必琉璃厂也。”可见当时的珍宝古玩，多售势力之家，一般人仅能在冷摊买些旧书而已。

由于在琉璃厂出售或购买古玩字书的人须凭个人眼力鉴别真伪优劣，所以这里的店铺从业人员不少是文物鉴定专家，同时与各店铺交往的顾客中，除势家以外，亦多为名驰中外的学者，主客关系互在师友之间，相处十分融洽。近代著名书画

家、鉴赏收藏家周肇祥先生便是琉璃厂的常客之一。先生美须髯，人称“周大胡子”。

周肇祥（1880—1954）字嵩灵，号养庵，别号退翁，浙江绍兴人。清末举人，肄业京师大学堂，为优等生。民国成立，任四川补用道、奉天劝业道、署理盐运使、临时参政院参政、葫芦岛商埠督办。一度任湖南省长，旋辞归北京，任清史馆提调、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。晚年任团城国学书院副院长，以金石书画授诸生。先生工诗、古文辞，书法有晋唐人意，所作山水、花鸟，继承传统，直追明人。西山之寿安山退谷（樱桃沟）为清初孙承泽退翁书屋旧址，先生爱其地风光，遂就其地置别墅一区，号“鹿岩精舍”。内有“水流云在之居”、“石桧书巢”、“党山亭”、“水源头”诸胜，春秋佳日，少长咸集，为西郊一大景区。

先生生平笃嗜古物，广搜精选，研讨有年，名公硕士，多与交游。出任古物陈列所时，由于执掌所司，古器名画，多所寓目。并组成古物鉴定委员会对所中古物鉴别，聘罗振玉、李盛铎、宝熙、颜世清、郭葆昌、陈汉第、邵长光、萧瑟、徐鸿宝、容庚、马衡、王昶、陈浏、庆宽、徐宝琳、陈时利、陈承修、余荣昌、邵章、张伯英、梁鸿志等人为委员。委员会内分为书画、陶瓷、金石、杂品四组，别其真赝，评其甲乙，编有《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》十三卷，附三卷；又编《书画集》六册。青铜器则由容庚先生编为《宝蕴楼彝器图录》及《武英殿彝器图录》。各书之成，先生擘划尤多。复于陈列所内成立国画研究室，摹绘古人名迹，培养绘画人才，杨令蕻女士、于非闇先生在所内曾长期从事临摹工作。凡此种种，皆由所内提供临摹研究资料，受到社会人士的好评。

先生为了在全国培养绘画人才，于民国十六年在北京与绘画界友人组成中国画学研究会，该会宗旨为：“精研古法，博采新知，先求根本之稳固，然后发展本能，对于浪漫伦野之习，深拒而严绝，以保国画特殊之精神。”先生自任会长，会员多为当代画家，达三百余人。该会每年举行会员成绩观摩展览，以资借鉴提高。会内设编辑二人，自民国十七年一月一日起，出版《艺林旬刊》。先生在发刊词中说：“《艺林旬刊》者，中国画学研究会所主办。不曰画学研究会旬刊，而曰艺林旬刊，何也？示不敢私也。不以画名，而以艺林名，何也？广聚众才也。中国为东方文明先进之国，政俗日偷，而艺术遂奄奄无生气，不有倡导，孰从而振起之？”由于《旬刊》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，继于民国十九年一月一日起改为《艺林月刊》，内容充实，文图并重。至民国三十年七月停刊，共出版《旬刊》七十二期，《月刊》一百十四册，成为民国时期重要的文物艺术刊物之一。

为了沟通中国和日本两国的文化，养庵先生以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身份，广泛与日本绘画界往来，并在中国和日本分别举办“中日绘画展览会”多次。先生为了筹办画展，开展民间文化交流，曾两度赴日本访问，撰《东游日记》以记其事。

先生山水之情根于天性，与老友傅增湘、江庸、邢端、凌文渊诸先生结为游侣，南北名山，联袂出游，游必有记、有诗，历年游踪所至编为《艺林月刊·游山专号》，可以备掌故，征信史。明《徐霞客游记》成书于一人，而《游山专号》为集体撰述，在近世旅游书刊中，特色十分鲜明。先生尝刻一印，文曰“游山访古，人生一乐”，此为先生访古实践之体会，也是一个从事文物考古事业者之精神享受，与今天所谈“旅游文

化”有很多相似之处。

民国二十四年，养庵先生应溥心畬先生之邀，游房山县云居寺，偶于佛殿见一奇异铜香炉，长筒直立，大口向上，细看“炉”身，刻有“绥边讨寇军，至顺三年二月吉日，第叁百号，马山”。先生于无意中发现了这件刻有文字的元代铜火炮，询问来历，寺僧皆称不知。先生略施“布施”，遂将铜炮携归。当时只知其为铜炮，直至新中国成立后，经过专家研究，一致认为此是我国发现的最古的火炮，也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古老的铜炮之一。此炮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。

先生生平收藏文物，不同于当时动用重金的豪富之家，藏品来源虽有些得自琉璃厂，而价昂之品往往望而生畏，归而记之，以示不忘。由于先生博通文史，精于鉴别，故冷摊小市常见先生足迹，披沙拣金，往往得宝。先生曾刻一收藏印，文曰“周肇祥小市得”。寄托辛苦搜求，得来不易也。

先生精于金石书画题跋，不论鼎彝名品，锱铢小器，书画碑帖，一经品题，顿生异采。记得先生用砚中，有山东长岛产鼃几砚一方，刻铭曰：“鼃几石，坚老胜。譬诸直谅苦且硬。好置座隅药我病。乙丑正月，肇祥。”其长篇短记，大多类此。

《琉璃厂杂记》是先生以琉璃厂为主的见闻随笔，兼及游山访古之作。文字清醇，事皆亲历，以视李葆恂《海王村所见书画录》、孙殿起《琉璃厂小志》、王冶秋《琉璃厂史话》、邓云乡《厂肆志略》，内容丰赡，尤有过之。

先生生平著述甚多，已发表者，有《东游日记》、《补正宋四家墨刻簿》、《山游访碑目》、《故都怀古诗》、《游山》、《鹿岩小记》等。未发表者，有《琉璃厂杂记》（即发）、《辽金元古德录》、《寿安山志》、《娑罗花树馆题跋》、《辽金元官印考》、

《重修画史汇传》、《百镜庵镜异录》、《石刻汇目》、《退翁墨录》等。

先生一子名周璇，字持衡。毕业青岛大学，早岁参加革命。十年前自辽宁来书，有出版先生遗著之意，因循未果，而持衡竟于一九八六年逝去。今宋惕冰、赵珩等同志从北京市文物局假得先生手定《琉璃厂杂记》清本，点校付印。以余曾从先生受业，嘱为撰写序言，因据所知，拉杂书之，供读先生之书者参考。

一九九〇年九月四日史树青谨序于北京东城竹影书屋

目 录

琉璃厂杂记一 / 1
琉璃厂杂记二 / 63
琉璃厂杂记三 / 125
琉璃厂杂记四 / 165
琉璃厂杂记五 / 213
琉璃厂杂记六 / 254
琉璃厂杂记七 / 282
琉璃厂杂记八 / 292
琉璃厂杂记九 / 313
琉璃厂杂记十 / 329
琉璃厂杂记十一 / 365
琉璃厂杂记十二 / 410
琉璃厂杂记十三 / 451
琉璃厂杂记十四 / 491
琉璃厂杂记十五 / 502
琉璃厂杂记十六 / 597
琉璃厂杂记十七 / 616
琉璃厂杂记十八 / 654
琉璃厂杂记十九 / 698
后 记 / 713

琉璃厂杂记一^{*}

无畏随手志

新学初胚，国粹寝失。今日之琉璃厂，冰清鬼冷，不特非同光全盛时比，即去年夏间气象亦不复见。各肆伙友多袖手坐食，有一两月不卖钱者。旧日厂友见余至，甚欢迎，岂知余白眼馋囊空，不能大有利于君者耶！

古董玩物，亦运动品之一种。国变后，运动品亦为之一变。古董玩物，要者殊少，民国新人物，嗜好自不同也。至昔日京曹官爱金石书画者，多失势星散，即在都稍有蓄积，亦无不惴惴然逃乱糊口是计，不敢出救命钱以添累赘物，此冷寂所由来也。

韵古韩估，收书画颇着眼力，出示数十种，多精品。得新罗山水大幅、马扶曦梅鹤图、郑在东山水、周子京山水、邢子愿草书，价不逾百番。韩估又有董柘林山水小册八帧，臣字款，极沉郁苍古，索价二百番，不能得。

^{*} 整理者据内容推断，此卷为周氏于民国二年（1913）初至民国三年（1914）九月所记。

砖瓦鲜过问者，而近年出土亦少，不可解。地不爱宝，亦待其人耶？得汉巨砖，长今尺二尺，厚五寸余，两面刻武人、虎、鹿、花草，颇类射阳画像，价二十番。汉都司空瓦、羽阳千岁瓦，皆真。铭珍韩估从五岭回，携晋永嘉砖数块，系佛山镇附近出土，索价甚奢。选其一，酬以十番。色黄白，麻布纹，薄而坚韧，阳文“永嘉六年六月壬申，宜富贵寿考”。又以四番，得明衡王驪仙仿造未央宫东阁瓦研，完好。此冰纹研，斋中之介友也。

图章石，日本人所喜购，纨绔儿亦多爱之。然非鸡血、昌化、田黄、冻石不能得价。余只求其石旧而质美，不拘拘于俗好，佳品亦多得于意外。连日获旧石二十余方，多百年外物。有曼生刻石二，尚均制双鸞纽石一，王文敏福山出土、归田所得两章亦在内。文敏没仅数年，而其家并此至微之物不能守，人死物散，竟成惯例。昔之世，抱一笏冻饿不肯轻弃者，殆绝无闻矣。噫！

古人去官或死亡，皆上其印绶，故官印流落人间者甚少。所得私印十余方，皆真。内有极精之古铤六枚，皆昔时所罕见者。

鎏金造像为东西洋所重，每尊价至数百金。估贩重利，望之空太息矣。于李竹庵处，得梁天监六年王生敏石造像，又得永徽五年石造像。

先外曾祖理斋公山水，为清代皖画开山。官粤东知县，初

学麓台，得其苍秀。晚年远溯宋元，近抚廉州、耕烟。歿年未六十，卒未能竟其所造。然其精到之作，王吴外无足抗行者。近年留心搜辑，所得不少。崇古张芝轩为觅扇面一，抚耕烟本至精，又纸本立轴，系四十以前作，真得麓台神髓。要价四十番，亦太婪索矣。

黄小松为野亭书七言八分小联，高丽笺本，“十年具就三都赋，千首诗轻万户侯”。笔近《曹全》精到之作。钤印九方，曰老骥、小蓬莱阁、有竹人家、白云红树、我思古人、黄易之印、小松、鱼龙随我变牛马任人呼、溪山佳处。十四番得于韵古韩估，澹如尚以为廉。旧拓隋平陈碑，为李芝蔭故物，其笔法实为虞伯施《夫子庙堂碑》所从出。余论书首推隋人，上继羲、献，下开唐贤，真书学全盛时代。

悦古杨估，铺小而书画颇多，亦不甚居奇。得王小梅七十四岁作花蔬立轴，活色生香，清隽之品；车万育绫本行书，雄劲不减孟津；叶东卿五言分书联，汉隶之宽博平正者。

黄道周先生德配蔡夫人玉卿，擅书画之誉，惜罕见其真本。悦古有章姓，寄售绢本《细剔竹》、纸本《寿竹赋》合装卷。画学管仲姬，有出蓝之妙。楷书刚健婀娜，虽衡山不逮也。此卷系为其二弟五十作寿者，张叔未一跋，极为崇拜。往返磋商，以七十番得之。双清妙迹，天壤之宝，当以旃檀为龕，古锦为囊，非其地非其人而妄出视者，有如曝日。

云松阁李估，河南古董贩之聚处也，出土铜瓷多归之。得

弩机一，土锈涩蚀，坚不能拆。有阴文分书“中郎将余用”五字。梁天监六年王生敏石造像，通体土蚀，斑驳简古。南人以石造像，往昔金石家未之录也。又得土偶三，皆形状奇特。女像高髻迎风，长裾曳地，通身作绿釉，别有韵趣。

英古关估外出，余估极狡狴。澹如购其水晶印合，价凡数变，可恨。关估归，出示洛阳新出土古璧环数事，皆真。索价奇昂，知不可以常法得也，因嘱其分别高下而后议。于其下者选留璧二、环一，皆白玉无文。璧一作松绿色，通身土蚀包浆，奇丽独绝。一松香渗黄如蒸栗，遍体隐见作松花。环色若象牙，温润类脂肪，其价不及所谓高者十之一耳。关估只知水银渗璃斑之为贵，徒骇俗目，何尝梦见奇品哉！

开皇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张皈卿母子造观音像高三寸八分，鎏金精鑿，红绿透骨。佛座三面，款识深刻，为造像致精者。得价四十番，英古代觅于某旧家者。

河清二年二月十九日刘宋买造像，长三寸七分，佛座三面刻字，十番得于云松李估。

天保六年二月十六日石氏造像，高二寸，佛座四面刻字。价三金，得于尊古斋。

大魏兴和五年癸亥正月壬戌朔一日癸亥雍州长安刘月连造观世音像，泥质极坚，长三寸九分，背面刻字，书法瘦劲完好。悦古杨估近得自陕西者，价一金。

满清南韵斋主人、荣郡王书《乐志论》小卷，书法欧、米，在良常、天瓶之间，笔致纵逸，乃奕勳所世守者。卷前有庆郡王印，后有奕绘印。价十番，得之张估芝轩。

莫云卿小卷，二十番，得于张估芝轩。计手札六纸（王孟端上款四纸，隆赐上款二纸），为孟端书，自撰笔麈数则，合装成卷。其书与年俱进，按札可考，一种苍秀峭逸之气，即置之祝、文、王、董间，何多让焉。

汪贞女题册皆雍乾诸老，始汪松泉，终谢溶生，凡二十六家。钱香树所书，年已八十有四，古朴沉郁，不可多得。曹地山书，正其盛年攻苦之作，入奇出正，纵宕多姿。贞女名桂芳，汪之淞女，许字叶齐善子时青，嫁有日而时青病歿。女誓以身殉。时青病且死，遗言欲女归守节，颇闻于女，女即家成服，俟舅姑命。近岁而舅姑无相迎意，女绝食八日，赋《绝命词》二首死。有司高其行，请旌如制，松泉为之传而书于册首。

住京凡十日，谒总统，访师友，酬应征逐，殊鲜暇晷。先后游海王村凡六次，行篋少余钱，商订少良好，所得只此。然吾辈取足自娱而已，非与有力而好事者争多斗靡也。作《琉璃厂杂记》之一。

民国二年二月十五日，即辛丑正月十一日，晚车入都，商民习于旧俗，逛厂甸尚未阑也。草草一睡，十六日约澹如同游，渠为常州人所牵率不果。独自入海王村，绝不似旧时热

闹。回忆己亥初入都时，车龙马水，填塞厂门。所见贵人妖姬，胜流词客，姣童俊仆，朱轮雕鞍，绣衣珠屐，一切旖旎奇丽之景，恍如梦境。厂东已改设电话局、高等师范学校，游人不至。土地祠门内外沿墙一带，古董、字画、荒货，旧错杂陈，亦无奇特之品。得宋邛州瓷小罐一、乾隆青花夹彩瓷碟二，甚雅丽。孙衣言书扇一、汪承霈臣字款画扇一，后面清道光帝楷书王维诗，款称“子臣”，知系嘉庆帝御物。价四番。张叔未“八砖精舍”吉金拓本四帧，明万历时刻佛经二册，共七种。

悦古杨估归家度岁，至今未回。得钱东梅花册，价二番。昔所储黑漆古镜二十余面，仍未售。徒弟们不能主张，无从议也。

文珍斋与悦古合买唐瀛州束城令郑贍志石，去岁非六十番不售，现因生涯寂寞，三十番归我。文词典贍，书法苍秀，亦唐志上品。

英古旧玉璧，亦以生涯寂寞减价。复选得大小各一黄玉，青渗间作甘黄色，甚奇丽，值仅十六番。

李云松处得一关字瓦，文作“关”，背有鱼形，昔未之见也。值一番。又得小铜权，一面文曰“□昌府”，一面“□□二年”，似是金元时物。尊古亦有一关字瓦，残缺过半，面涂朱色，不知我已得一枚也，甚居奇，可笑。

得袁随园轻胶十万杵墨、金松崖墨、香岩先生著书墨各一，值二番。

十七日逛火神庙，珠宝玉器摊占全庙十之六七，书画古董亦少佳者。韵古有万廉山篆书联，非十番不肯售。一小摊有水星镜，索六番。各摊皆系徒弟们看守，不以生意为事，喧哗笑谑，甚失雅道。赏古刘估处，得戴洪臣字款《柳杏双燕》画，绢本，有乾隆御览椭圆形印，值七番。王三锡山水八帧，生辣不减蓬心，刘燕庭旧物，十二番得之。

尊古有一古玉镇圭，石灰渗，带微青，银星点点可见，古逸之品，六番得之。部曲将印，真，价三金。又有黑漆古童子菱花镜索三十番，银背宋镜索二十番，云以待洋人购者，囊慳难致，惟有叹息。

《唐高福墓志》，毕秋帆携归吴中，已付庚申之劫。原石拓本，隐隐有横直格线者，颇难得。集雅路估有一张，不知宝贵，以一番得之。又得《三老忌日》精拓，何绍祺书扇、绍诚画月桂紫丁香扇面。

马氏万年瓦，字纤细，四字与花纹相间，甚罕见。富润轩小铺有一枚，已作砚，以二金易之。

朱昂之临巨然画，墨气淋漓，笔力雄厚，颇似梅花道人，崇古张芝轩新得者，二十番归我。

英古新得一铜佛座像，无字。佛光作五层，第一层鑿小佛像七。背面四层。下层坐像二、立像二，第二层护法像二，第三层佛像八，第四层佛像五，颇为罕见。五番易之，殊可宝也。

连日得四镜：一黑漆古日光镜；一梅花锦纹宋镜，质极薄而花纹工细；一二四字银背汉镜，文曰“日清月明，想见君光。天下富□，长乐未央。常不相忘，以辟不祥”；最精者为三羊镜，黑漆古文曰“三羊作竟，自宜吉市兮”。十一番得于铭珍者。

长洲彭蕴章，不以篆书名。得其一联，文曰“写生笔是恒春树，妙撰心开如意花”。用笔浑成，绝无描头画角之习，以视渊如、蕲衫辈，侔乎远矣！

《定兴标义乡石柱颂》，北齐时刻，书法精整。乡人惑于迷信，谓椎拓致疫，严禁毡墨。自潘文勤任京尹，檄下定兴县拓送，始见于世，此后无再拓者。徐矩庵先生家住定兴，向之索拓本，亦称难得。近于厂肆庆云堂获之，价仅二番，宣纸精拓，想亦文勤时物也。

连日得石墨数十种，惟《吴禅国山碑》、《唐韦厥智城碑》、《石淙诗并序》为最。《国山》精拓，《智城》、《石淙》旧拓也。

古物日少，砖瓦几不可得见。铜造像皆无字，石像间有字亦后刻。尊古有晋天福七年造像，真，惜已裂断。

廷邵民雍临挥南田三十岁画《秋溪钓艇》小卷，恰到好处。其晚年之作，功力容或过之，而冷隽幽逸不逮也。十六番得自韵古，见此画仿佛见南田矣。又得乾隆时人陈静夫以宁山水十一帧，幽秀不减松壑，亦精品。

久不作古文，二十夜间草《黄金标传》，一挥而就。读之颇宕迈可喜，虽不敢仰攀韩、柳，要非宋以下文字。

北方出土偶像，奇形异状不可殫。近见土偶二，皆作满清衣冠，审其釉色，确非伪造，当是金元时物。可见满清衣冠由来已久，并非爱新觉罗氏所自创，此亦考古者一异闻也。

得晋太康残砖，已琢成砚，尚存“太康三年”四字。砖头有“太平时”三字。砚池四旁略作云气之状，色浆斑驳，光泽可鉴，即“八砖精舍”中恐亦不可多得。

近来厂肆每发见内府图籍、玉册、宫扇等物。问厂友所从来，云系门市收买者。此必竖珰辈窃出易钱，而隆裕太后崩逝，一时宫中无主，盗物出者纷纷。国破则家亡，千古最伤心事也。

惊蛰前六日，独游崇效寺。寺在南西门城隅，读碑记知系唐时寺。明嘉靖、万历间，大珰所重修。有明隆庆五年僧明川、洪才等募缘石碑，雕镂精好。施主姓名层列，字小如豆，清楚未泐。西院廊壁有《唐贞元监察御史里行王仲堪墓志》。仲堪曾为彭城郡王、幽州大都督刘济参军，刘即舍宅为寺者